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乙巳。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該夷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

一人赴粤。疑與前約不符等語。著耆英曉諭該夷。妥協辦理等

因。欽此。臣查前據浙江寧紹台道鹿澤長稟呈該酋照會。

當即備文諭知。恭摺奏報在案。旋據該道稟報。將臣前此

奉

命會商三省通商事宜之

諭旨。恭錄給與夷酋閱看。該酋意頗醒悟。即於十月初九日。開船

前赴定海等情。復經臣批飭取具確切覆文稟呈覈辦。茲又據鹿澤長稟報。十月十二日。奉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嘆𠯿𠷹公文。當即委員齎赴定海。取有嘆𠯿𠷹回文稟劉韻珂查覈。嘆𠯿𠷹已於十四日。起碇前赴福建。甚為馴順。至臣照覆該酋之文。於十六日始行接到。已在該酋起程之後。業經送往定海。交與隨後赴閩之夷目帶去等情。臣查嘆𠯿𠷹照覆劉韻珂文內。如何聲敘。雖未據鹿澤長鈔錄呈送。而嘆𠯿𠷹既已由浙開行。則其不敢固執前見。已屬無疑。該酋赴閩。必為查看建設夷館地基。臣已飛咨閩浙督臣怡良。飭令地方官妥為撫馭。似可不致另生枝

節。

耆英又奏。再臣前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密咨。接准閩浙督臣怡良等咨會。臺灣前獲夷俘。已處決一百三十九名。現禁者僅止十一名。誠恐夷酋藉口不服。業由該督等據實具奏。該大臣以暎夷就撫。係在七月。臺灣處決夷俘。係在五月。不妨明白諭知等情。移咨到臣。當查該督等既已具奏。自應敬候

諭旨辦理。惟撫馭外夷。首重誠信。臣以伊里布現在杭州駐紮。或可就近前赴寧波。面向暎咭唎將閩省辦理情形。明白諭知。示以無欺。或可不致另起枝節等因。移知伊里布去後。

今該酋蓋已赴閩。伊里布必當即赴粵省。無從諭知。怡良等必能妥為辦理。不致任其藉為口實。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夷船起碇赴閩一摺。據奏十月初九日。該夷噗鼎喳已由定海前赴福建。先經甯紹台道鹿澤長將該督會商三省通商事宜諭旨。恭錄給閱。該酋意頗醒悟。並經劉韻珂取有噗鼎喳回文。現已由浙開行。似不固執前見等語。覽奏已悉。惟昨據伊里布奏。該夷覆伊里布文。措詞殊屬含混。恐其別有詭謀。諭令該督斟酌情形。如該酋到閩。稍露要求挾制。必須親往商辦。即著相機辦理。由五百里諭知。計已先期接奉。現在該酋照覆劉韻珂之文。曾否錄送。該酋接到該督所咨赴閩

夷目帶去覆文。作何回覆。一經收到。即行馳奏。又另片奏。接准

怡良咨會。恐或藉口等語。昨已諭知怡良等將夷俘正法。係在

該夷受撫以前。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詳詢月日。並令察看情形。

咨商該督。著耆英豫爲籌度。接到閩省咨會。務遵前旨。剴切曉

諭。俾免猜疑。仍須密爲備防。不可稍有疏懈。

己酉。軍機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祁寯藻賽尚阿何汝霖奏。

據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善後章程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等詳細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思上年㕵夷滋擾。

揚言欲犯天津。仰蒙

皇上聖明。先幾指示。嚴密備防。該夷震懾

天威。不敢妄生窺伺。現在撫議已定。奉

旨撤防。善後事宜。甚關緊要。該督所稱北海形勢。不宜水戰。近畿重地。更不可輕於一試。總以賊不敢來。來不能入。為上策。誠為切要之論。所有禦外八條。清內七條。經費一條。謹就

臣等管見所及。悉心籌議。開列於左。

一原奏稱練兵必兼水陸。有陸兵防之於岸。不可無水兵防之於海。請就沿海各營兵丁。擇其善於鳧水者。在海河之內。勤加教練。使之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製水帶。繫之腰間。令其演習。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編為水隊。其船上舵工。以及關頭守桅。牽篷搖櫓拋碇炊爨諸

色人等。均以水兵選充等語。天津
畿輔重地。自應水陸兼防。應如所議辦理。仍由該督等明定
操期。酌籌賞需。飭屬勤加訓練。不時親往簡閱。毋任日久
廢弛。仍致有名無實。
一原奏稱備船務在適用。北方便於操駕者。莫如本地商
船。工料一切。較之官造船隻。尤爲堅實可用。今擬不加繇
繪。不用戰艦規模。惟取木料堅厚。駕駛靈便。令彼自洋面
見之。仍與尋常商船無別等語。臣等復思敵在水中。自必
以船制勝。天津海面不寬。潮汐又淺。該督奏稱大船不能
得力。擬用商船。誠爲因地制宜之策。應即照議辦理。惟平

時操演。臨敵進兵。能否資以為用。應令該督悉心籌議。期於無誤操防。足資抵禦。其船如何購備。船數若干。並由該督一併妥議具奏。

一原奏稱巡哨必須嚴實。請自每年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上下兩班。分月輪轉。以一月一出入為限。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奉天。山東兩省一併會哨等語。水師巡哨。鄰近省分。必應聯為一氣。應請飭下奉天。山東等省。會同巡哨。以期周密。

一原奏偵探不可稍疏。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風雨剝蝕。繩易鬆朽。擬每年易繩一次。勿令傾毀。其沿海墩臺。責

戍附近營汛。以時瞭望。如偵有賊船。晝則放礮為號。夜則施火為號。一處發覺。處處傳警。以濟哨船之窮等語。水陸交嚴。更形周密。應如所議辦理。

一原奏稱防兵須練馬隊。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挑選一千名。專練馬隊。使之專習馬上鳥槍。俾得悉成堅騎等語。騎兵衝突。以為後路攻勦。足以制勝。惟散在各營。則不能得力。聚於一處。又勢有不能。如何分轄布列。如何聯絡聲勢。應令該督妥為布置。再新兵統計六千五百名。挑選水兵外。又選馬隊二千。其餘兵數。約不過四千名。除各海口分防巡哨。其實在前敵步兵。為數無幾。應令將天津鎮。山

永協。一帶原設額兵。一體教演。不得專恃新兵。轉荒舊伍。

一原奏稱礮兵必有專責。請將熟諳施放取準之弁兵編為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定期演練打放一次等語。礮大為行軍利器。施放必期有準。應如所奏。將熟諳施礮取準弁兵。另編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演練一次。即由該督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務令日久悉臻純熟。毋任視為具文。

一原奏稱防兵之輪班宜定。請於各營內分起輪流。酌以七百名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週而復始。並於大沽海口。添撥兵三百名。北塘添撥兵一百名。山海關添撥兵一

百名。其餘各小口墩臺營房。共添撥兵二百名。均飭令按

班輪防。其在防者。除支食名糧外。擬每人每日。津貼制錢

七十文。其在汛者。仍祇支食名糧等語。係為嚴巡守均勞

逸節費用起見。應如所奏辦理。

一原奏稱設伏之器具宜存。請除礮臺土捻各項。另籌歲

修。軍火器械。另行分處存貯外。其餘如鐵鎖鐵蒺鐵鹿角

鐵錨木筏魚網之類。於礮臺前後。交營員擇地收存等語。

均應如所奏。分別收貯。至大小船隻出哨。應配官弁若干

員。兵丁若干名。大小礮臺分防。應派官弁若干員。兵丁若

干名。各汛墩臺瞭望弁兵。應如何輪班。其九月之後。三月

之前。船隻如何歸塢。如何油艌。礮臺墩臺。如何輪兵看守。

火藥火繩。如何派營收管。仍令該督詳晰覈議。

一原奏稱本地商漁船隻。不准偷越外洋。請由天津縣遵照定例。查明出結報查。其所領赴奉天販糧執照。祗准赴奉天販運。如查有私越外洋者。罪其船主。應即咨明江浙各省。如來年開河以後。彼處口岸。有天津寗河船隻。前往貿易者。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即稟請移咨本省。除將該船主重治外。以後即不准該船再行出洋貿易。以杜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兩縣。於商船歸塢後。諭令各船主將其船一體編列字號。開具花名清冊。送道備查。俟開河

之時。天津道赴海口親查。以昭覈實。仍嚴禁各衙門胥吏藉端增添規費。俾免援累等語。係為豫防漢奸起見。應如所奏。分飭該管道縣。實力奉行。

一原奏稱閩廣商船。停泊處所。請於該船到口。照舊收取礮械。查對票照。封艙放行後。即令在葛沽一帶停泊。聽候查驗。其貨物即由該商自雇小船。撥運到津。投行貿易。本船不必抵郡。惟距城稍遠。船戶之勒指偷竊。恐有不免。應飭天津道酌定雇價。嚴禁偷盜。並嚴究行戶低壓貨價。指陷貨銀。先期出示曉諭。仍著該鎮道妥派員弁。帶同兵役梭巡。鎮道不時稽查等語。係於防微杜漸之中。仍寓體恤

遠商之意。應如所奏。嚴禁船戶勒揹偷盜。及派委員弁藉端需索得規。以杜流弊。

一原奏稱上海寧波等處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請移咨江浙兩省。此後上海崇明寧波等處沙船販貨赴津者。應於向例請領票照時。由地方有司。取具該船領事並無夾帶奸匪甘結。即於票照內鈐印處所。用一已取甘結字樣印戳。以便抵津時查驗放行等語。應如所奏。咨行江浙兩省。一體照辦。仍嚴禁書吏藉端婪索。以杜擾累。

一原奏稱夏秋之間。總兵應仍駐大沽。擬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令天津鎮總兵。仍駐紮大沽。督飭將備巡哨偵探彈

壓稽查等語。係為彈壓停泊葛沽商船起見。應如所奏辦
理。現奉
諭旨。添設總兵一員。其應駐紮何處。應由該督一併覈議具奏。
一原奏稱天津郡城。關廂內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設一義
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均係各衛各堡。不
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領之。每月官為點驗一次。其自
海河南北兩岸。至於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
此項義局。行之既久。可以化頑暴而靖閭閻。請仍循其舊
等語。應如所奏。曉諭各紳耆。仍照舊章。實力奉行。以敦守
望相助之義。

一原奏稱場竈作鹽民夫。藏奸最易。兩年以來。督飭運司委員編查年貌細冊。各場俱臻安靜。擬請嗣後仍令運司督同委員編查等語。應如所奏。定為永遠章程。俾奸匪不能涸跡。於海防實有裨益。

一原奏稱大沽地方。擬照舊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專司稽查出口入口船隻。以及兵丁強買盜買漏稅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惟官有定額。未便議增。應於本省簡僻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該處兵民雜處。本地商漁船隻。及各省商船出口入口。自須文員彈壓。應如所奏辦理。應建衙署。應設吏胥。仍

著該督妥議具奏。

一原奏稱經費必應預籌。請於蘆綱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目前購備商船建造同知衙署等項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按月一分計之。每年可得息銀二萬四千兩。約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撙節支用。設遇徵調附近營分兵丁口糧。即於此內撥給。不致動需正款等語。應准其於蘆綱加價銀內。酌撥籌辦。其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應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將所收租錢。作為津貼防費之處。仍由該督查明。另行奏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穆彰阿等奏。詳議天津善後章程一摺。朕逐條披閱。所請將沿海營兵。擇其善於鳧水。勤加教練一節。各省水師積習。僅於近海處所。虛放槍礮。遇有匪船滋擾。不能出奇制勝。輾轉效尤幾成故套。此次所練水兵。著訥爾經額明定操期。酌籌賞項。飭屬勤加訓練。仍以時親往簡閱。期於諳習風潮。駕駛得力。切勿裝點虛文。仍循陋習。所稱購備商船。固屬因地制宜。惟平時操演。臨敵進兵。能否資以為用。仍著悉心籌議。所議巡哨章程。已諭知奉天。山東等省會同巡哨兵。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本賴以登高瞭望。朕意現在既設巡哨兵船。如果水兵得力。自可隨時偵探。著該督於明年夏秋間。體察情形。或將

望樓拆卸。其木料留抵別項工用。至馬隊資以衝突。務須分合得宜。礮火利在攻堅。期於施放有準。酌定防守班期。以恤兵力。收貯設伏器具。以實軍儲。均著如所議行。其大小船隻出哨。應配弁兵若干。大小礮臺分防。應派弁兵若干。各汛墩臺瞭望弁兵。如何輪班。九月以後。三月以前。船隻如何歸塢。如何油艌。礮臺礮墩。如何輪兵看守。火器如何派營收管。仍著該督詳晰覈議。再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閩廣商船。即在葛沽停泊。聽候查驗。及上海甯波等處商船。酌定稽查章程。此三條係為杜漸防微起見。有應移咨江浙等省者。即著該督咨行各該省。按照現議章程。一體遵辦。惟商漁船隻。由該縣出結報查。驗明執照。

十一

編列字號。開具清冊。至葛沽派委員弁。嚴禁船戶勒措偷盜。並
上海甯波等船。由地方官取具甘結等事。恐該管官視為具文。
虛應故事。並胥吏藉端需索。著該督一併移咨江浙等省。飭屬
認真稽查。嚴懲需索。務於盤詰奸宄之中。仍存體恤商旅之意。
方為盡善。新設總兵一員。應在何處扼要駐紮。著該督另議具
奏。至天津關廂內外。分堡設局。團練義勇。及場竈民夫。編查年
貌二條。既經行之有效。自應照舊辦理。該督奏請大沽設立海
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稽查入口出口船隻。查驗票照有無夾
帶違禁貨物。及兵民強買鹽買漏稅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
其命盜重案。仍歸縣辦。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即於本省

簡辟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所有善後經費。該督請於蘆綱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購備商船建造衙署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如有盈餘。年終報查。儘數存貯天津道庫。歸入交代等語。准其酌撥籌辦。至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以資津貼。以本處地利。作本處防費。較之加價生息。尤為正大。著訥爾經額查明奏辦。以上一切章程。有治人斯有治法。總須行之以實。持之以恆。此外如有未盡事宜。即由該督隨時籌議。奏請施行。

又

諭天津添設兵丁六千餘名。合之原設額兵。爲數已屬不少。其分撥海口巡哨。及存城各兵。均應時加操練。以資熟習。現在海疆安靜。而思患豫防。不可一日無備。自當熟思早計。安不忘危。設或烽燧告警。總以火礮爲先。其一二百斤之礮。尤爲適用。多多益善。次之以擡槍鳥槍。次之以刀矛。又濟之以馬隊。應如何分布。如何會合。兩旁如何抄襲。後路如何策應。埋伏兵丁如何出其不意。潛起夾攻。無事則分列各營。有事則聯爲一體。務期號令指揮。捷若指臂。臨陣方能得力。著訥爾經額即倣照速戰陣式。諄諭各將備務將新舊兵丁。勤加練習。並申明紀律。俾知臨敵皆有進無退。庶幾人人用命。不至臨時張皇。至用礮轟擊。固

嫻熟諳礮手。方能命中。而統率之將弁。尤不可不專其責成。南北礮臺。尤應揀派精能妥幹武職各一員。專司稽察。平日與看守礮臺兵丁。講究方畧。庶膽氣日壯。施放有準。自可呼應便捷。無堅不摧。用收有備無患之效。所有操演陣式各事宜。著該督再行悉心妥議具奏。

又

諭。前據訥爾經額奏。天津善後章程內。巡哨一條。稱每年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兩班。按月輪轉。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船隻各編字號。出哨回哨日期。報明鎮道覈詳等情。當交軍機大臣查覈具奏。茲據穆彰阿等奏稱。請飭奉天等省。一體會

哨等語。奉天。山東。原有會哨之例。現在直隸既有巡哨兵船。則三省洋面。聯為一氣。於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渾布。嚴飭該兵弁等。酌定日期。會同直隸巡洋弁兵。一體梭查。儻有洋匪竊發。果能於出洋會哨之時。拴捕擊獲。准予加等鼓勵。其有畏怯風濤。僅知泊船近洋。不能駕船遠探者。一經查出。即嚴加懲處。務使稽查得力。洋面肅清。是為至要。其應如何分班輪轉。及出哨回哨日期。如何認真稽覈之處。並著明定章程。奏明辦理。

壬子。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著該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廣東全省。向分中路及東上東下。並西上西下五路。東上路係南澳鎮。屬海門營。東下路係碣石鎮。屬中左右三營及平海營。西上路係陽江鎮。屬硇洲營。西下路係瓊州鎮。屬海口營及龍門協左右兩營海安營崖州水師營共十一營。雖或近接海濱。或孤懸海外。但西路上下各營內洋海面。下多礁石。且地方貧瘠。向來夷船來去。均過外洋。不入內洋。其東路上下各營。內洋雖有夷船經過。亦非寄泊之所。惟南澳一處。間有寄泊。

而情形仍不甚喫重。且添補兵數過多。既無可抽裁。而太少又屬無濟。是東西兩路。似均可毋庸議添。惟查有水師提標中右後三營所屬之虎門內外各海口。外達海洋。內通省會。為全粵根本。而虎門又為省會門戶。誠通省第一險要之區。必須添配兵丁。以資防守。所有提標中右二營險要海口。則像橫檔東西及沙角大角新涌蕉門六臺。前於橫檔東西建築橫檔永安二臺。橫檔之東對岸建設威遠靖遠鎮遠三臺。橫檔之西對岸。建築鞏固臺。橫檔之後大虎山。建築大虎礮臺。連沙角大角新涌蕉門。共礮臺十一處。原額共配兵丁五百三十名。因原防兵額不敷管理。

是以每年春秋操練礮準。向在存營及簡僻汛卡。臨時抽調兵丁五百一十八名。作為協濟兵丁。分撥各礮臺。與原臺防兵。一同操練。操畢仍回存營汛卡操防。此係從前無事之時則然。設遇有事。若照舊抽調。未免臨事周章。更恐生疎貽誤。而防城及各汛卡兵丁。轉形缺額。殊非經久之計。應請添兵專駐防守。就各臺原配大礮三百四十位計算。每礮配兵四名。共應添兵八百三十名。分配各臺。與原防兵丁。專駐防守。時常操練礮準。以期一律精熟。又查提標後營所轄之獵德中流沙礮臺二座。為護省東路要隘。大黃滘礮臺一座。為省城西南路要隘。原防弁丁。均屬不

敷守禦。共擬添兵三百名。俾令常川駐臺演練。設或有警。另調陸兵屯守各臺左右。以備策應。而昭周密。以上中右二營。在於各該營簡僻汛卡。酌抽二百三十名分配外。尚應添兵八百名。查內河外海各水師。其簡僻營分。額兵本屬無多。緊要營分。又未便抽裁。應請在陸路督撫提鎮各標協營。酌量營分繁簡兵額多寡。分別裁撥。似於海口防堵情形。較為得力。而兵額仍無須加增。再省河新修各礮臺。共三十餘處。內有三合土礮臺十座。均為要隘。現係壯勇防守。將來裁撤之後。必須改派弁兵。即現擬虎門各礮臺添兵數目。亦止就原配礮位計算。將來各礮臺一律修

復。相度情形。加配礮位。即不能不再議添兵。容臣等隨後另行籌議。奏明辦理。至天津海口添設官兵案內。奉兵部行知。在廣東省裁兵四百八十名。前已抽裁足數。另行詳晰造冊。咨部辦理。並咨行直隸督臣查照。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

乙卯。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近得一書。名演礮圖說。係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廣東鑄礮。演試有準。亦曉配合火藥之法。著奕山。祁𡎴查明。據實

具奏。又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適用。著即繪圖呈進等因。欽此。

查丁拱辰。係福建監生。前來軍營投効。呈獻象限儀一具。測量演礮高低之法。當經奕等於上年冬月間。親往燕塘地方。用象限儀測視演放。尚為有準。因該監生頗知急公。曾賞給六品軍功頂戴。以示獎勵在案。嗣後該監生著有演礮圖說一冊。係講求演礮準則。而於配合火藥。以及修築礮臺鑄造礮位等事。亦只有論說。未經親為製造。旋經署督糧道西拉本。將書詳加考校。因該監生所論。間有拘執。及自相矛盾之處。逐條另為籤出。與之講究。該監生始為領會。該道復於團練壯勇之時。或在平地低處。或於礮

臺高處。先立靶於水面。用象限儀測視。演放大礮。往往中
靶者少。該道與丁拱辰互相參酌。擇其演礮要法。另擬圖
說數則。言簡義賅。刊刻多張。懸掛礮臺。俾人人易曉。現在
駐守各臺壯勇。俱能深明其法。其臺上礮架。一律製造滑
車絞架。推挽亦極靈便。除另製象限儀二具。交齎摺差弁
帶京呈進外。兹將丁拱辰所著原書。及該道西拉本更訂
數條各一冊。先附報便。咨送軍機處進呈
御覽。至於火輪船式。曾於本年春間。有紳士潘世榮雇覓夷匠製
造小船一隻。放入內河。不甚靈便。緣該船必須機關靈巧。
始可適用。內地匠役。往往不諳其法。聞澳門尚有夷匠。頗

能製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輪船。工價自數萬圜至十餘萬圓不等。將來或雇覓夷匠。倣式製造。或購買夷人造成之船。由臣祁𡎴等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辦理。再查本年六月間。紳士潘仕成。獨力報效。不惜重資。雇覓咪唎嘡國夷官壬雷斯。在僻靜寺觀。配合火藥。又能製造水雷。據該紳士聲稱。所製水雷一物。尤為精巧利用。伊等曾派人在彼學習技藝。俟將來造成後。如果演試有效。該紳士自行派人齎送到京。聽候閱驗。

諭軍機大臣等。祁𡎴等奏。查明演礮圖說。係六品軍功頂帶監生丁拱辰所著。曾經西拉本更訂數條。現將原書。及更訂之本附

報進呈等語。覽奏均悉。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適用。著即毋
庸雇覓夷匠製造。亦毋庸購買。其紳士潘仕成所製火藥水雷。
如果造成演試有效。著即送京呈覽。
祁𡎴又奏。竊照本年九月初十日。據咪唎㗼國夷目咖呢
投遞文信。其意欲懇求代為奏請
施恩。許該國夷商得與㖟咭唎國夷商。一體貿易。臣當與靖逆將
軍奕山撫臣梁寶常公同商酌。覆令聽候
欽差大臣到粵。會同查覈。再行辦理。又於九月十七日。據該國夷
人伯理具稟。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代奏進京效用。臣
又會同商酌。以從前在京西洋夷人。業已奉

旨遣令回國。現在所請。礙難代奏。傳諭洋商。向該夷明白曉諭各

在案。臣復查咪唎嚂國夷人。向頗恭順。現亦無不合情理

之言。惟夷情終屬詭譎。除該國夷人伯理璽求代奏效用

一事。業經駁飭外。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尚在覬望。

聽候

欽差大臣伊里布到粵。會同酌量情形。通盤籌畫。確覈妥議具奏。

兩江總督耆英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

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御史雷以諴奏。豫籌款項及善後事宜一摺。著通盤籌畫。悉

心妥議等因。欽此。臣查茶葉產於安徽福建等省。大黃產於河

南。湖絲則全在浙省湖州一府。從前各商民運赴粵省。憑同洋行與之交易。長途跋涉。節節皆有關口。所需稅銀運脚。實屬不少。今嘆夷在上海甯波福州廈門添設馬頭。各商民必須競趨就近所在。成本既輕。取利即重。必不肯舍近圖遠。是上海等處。將來稅課。定須有盈。而粵東沿途關稅。恐致有礙。臣前曾面向伊里布商及。兹經該御史奏請湖絲等加增稅銀。誠如

聖諭。所奏不為無見。惟稅則例案。均在粵省。即某項貨物。由產地至粵。約需關稅盤費若干。亦惟粵省之人。最為考究精詳。臣不敢斷以己意。致有窒礙。業已函致

欽差大臣伊里布。於赴粵議定稅則時。再行詳加察訪。總須通盤

覈計。務於夷商無加稅之名。而於關稅有增益之實。方屬

兩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祁𡎴奏。咪唎㗔夷人投遞文稟一摺。咪唎㗔國夷

人。向稱恭順。該夷伯理。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進京效用。業

經祁𡎴正言諭止。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著伊里布於到

粵後。會同祁𡎴悉心籌議。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洋

商苛累該夷之處。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儻敢覬覦

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有遷就。總期於懷柔

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無滋生事端為要。再耆英奏大黃

茶葉湖絲加增稅銀。業已函致伊里布。請俟到粵時覈議等語。著伊里布於赴粵議定稅則時。詳加察訪。通盤籌畫。能於夷商無加稅之名。於關稅有增益之實。方為盡善。書英片鈔給閱看。

丁巳。山東巡撫托渾布山東登州鎮總兵王明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嘆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山東登州府最為該省要隘。種種善後事宜。著托渾布王明詳察地勢。遴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昨據奕山等奏。籌畫製造戰船之法。並將官紳等造成船隻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此項圖說各五件。已發交訥爾經額令照

繪一分。咨交山東。著托渾布接到。詳細察看山東海口情形。何

項船隻適用。即行具奏候旨等因。欽此。旋准直隸總督臣訥爾

經額。將粵省官紳造船圖說。遵

旨照繪一分咨送前來。仰蒙

聖明指示機宜。無策不備。敢不思患豫防。悉心計議。臣托渾布當

即領遵咨商臣玉明。一面檄行藩臬兩司並登萊青道。飭

令各據所見。分別查議。期於博采眾論。籌備無遺。玆據藩

司王篤署臬司王鎮護理登萊青道諸鎮彙議具詳前來。

臣等詳加參覈。謹就

諭旨垂詢。並管見所及各條。為我

皇上詳晰陳之。

一請增水師官兵。以為奉直兩省聲援也。查東洋據天津上游。為奉天咽喉。登州府城、東、北隍城島以外。一百八里洋面。與奉天各半分轄。為南船赴奉直要路。巡防內盜。固以此為先。而備禦夷艘。尤以此路為全洋關鍵。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現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一員。戰守兵一百八十七名。實屬不敷巡防。臣等溯查舊制。登州府城。康熙年間。原分前後兩營。設遊擊二員。戰守兵一千二百名。嗣後兵制裁減。前營遊擊。移駐南汛之膠州。後營遊擊。改為北汛守

備。雍正年閒。又於榮成縣之成山頭。添設東汛守備一員。現在定制雖分三汛。而同爲遊擊所轄。該遊擊駐劄較遠。鞭長莫及。守備職分較卑。兵額又寡。不足以資控馭。臣等公同商酌。擬請仍復舊制。於登州添設後營遊擊一員。定爲水師題缺。歸登州鎮兼轄。以北汛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額外外委五員。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除東汛仍隸前營外。後營遊擊責令督防北汛。其應管洋面。自登州城外天橋口以東。至成山汛。爲東路。天橋口以西。至直隸交界之祁河口。爲西路。天橋口以北。至隍城島外奉天交界洋面

為北路。原額弁兵。分巡東西兩路。增設弁兵。分巡北路。遊擊統轄三路。駐劄登州水城。守備專領北路。駐劄長山島。該島為北路衝要。與廟島毘連。即古所稱沙門島。歷代皆於此島設兵。分守島上。南北兩城。遺址尚存。今於全島扼要之南城。分設一汛。外足以控制北洋。內足以捍衛郡垣。聲勢較為聯絡。巡防可期得力。儻得奉直兩省。各於接壤洋面。增設水師。互相應援。則軍威雄壯。藩籬自固矣。

一請另造水師戰船。以資操防也。查直隸督臣咨送粵省造船圖說。臣等悉心參覈。並向熟諳水師之年老弁兵。詳加體訪。惟在籍戶部員外許祥光。所造戰船式樣。其規模

制度。大畧與東省趕繒船相似。而能安設二千斤以下大

礮十五位。排子母礮三十六位。有風駛帆。無風打槳。較為

靈捷。非同現在官商各船。一遇逆風。人力難施。且東洋礁

石甚多。該船喫水不深。似與東洋合宜。仰懇

聖恩敕下兩廣督臣委員照此船式。購備堅實木料。代造八隻。由

粤省水師。派委員弁。駕駛來東。一切需用經費。亦由東省

如數歸款。俟各船駕到。酌覈形勢。添製礮位器械。招募舵

工水手。責成新設水師弁兵。管帶操演。專撥於長山島以

北之隍城島一帶。與奉天洋面接壤之處。來往出入。梭織

巡駛。日久演熟。平時無事。足以衛護商船。設遇海上有警。

似可稍示率制。其舊有師船。此時未便遽議毀棄。仍令照舊巡洋。俟新船試演。果較舊船合用。於舊船應屆拆造之時。一體再行改造。

一慎守礮位。嚴定操演章程。以防荒廢也。查從前東省沿海各營。舊礮甚多。狃於無事。不加護惜。棄置荒土。漸行朽。將弁兵丁。於施放之法亦不講求。遂致日久失傳。臣等現飭登萊青道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勘議。於登州府城北門內。擇高阜之地。建設礮局。將新舊大小各礮。盡行收貯。專派登州中營遊擊監管。該處距口岸甚近。設有需用。運動較易。仍令每年冬令。海上商船停行之際。將各礮運至

海灘。以十月初一日為始。至次年正月底止。由臣王明傳集各營水陸將備弁兵。按十日一次。輪流施放。務使闔營將士。盡識演放之法。久而純熟。自有得心應手之妙。各礮設有損壞。隨時刷洗修整。庶不致日久廢棄。惟運動之費。及常操火藥。並隨時修整之資。應由臣托渾布。另籌常操經費。給登中營支領。覈實辦理。至演放礮位。岸上大礮。總以左右掉轉靈便。及配藥勻稱。燃機迅疾。方能及遠有準。現在教演弁兵。即以此法為程式。其船上礮位。師船僅能載劈山威遠礮。不能用千斤以上大礮。應俟新船造成來東。再行參覈船式。別求施放機括。以收實效。

一臨敵機宜。貴隨時應變。未可拘守成規也。查東洋遼闊。無險可憑。登州府城。兩面環海。逼近口岸。前路險洋面交鋒外。別無施展之地。惟城後一帶山嶺崎嶇。危厓仄徑。自成天險。故臣於本年春間。奏明添調馬隊精兵。埋伏山路。豫備夷匪撲岸攻城。雖不能抄襲其後。而由左右兩翼。橫衝旁擊。亦足以遏其勢。其他口岸。則皆平沙曠土。無地勢可據。惟勸諭居民。圍築土堡。堅壁清野。以守為戰。集我兵力。專顧郡垣。則根本不拔。而人心自固。若處處隘口。層層顧慮。則兵力易分。而緩急轉無所恃。然此亦就一時之事機而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未敢拘守現在成規。即為永

違制勝良策。至於現在調防官兵。業已撤回。近海各營弁兵。久戍口岸。亦妨生計。祇可暫令歸伍。海濱斥鹵。地多不毛。間可播種雜糧。早經居民開墾升科。非同塞外曠土。地有餘利。可以議復屯田。設兵永戍。計惟有平時修明軍政。臨時酌調協防。庶可節糜費而恤兵力。

一訓練水陸兵丁。宜令精習火器也。查向來陸營考覈弁兵。首重馬步箭射。水師兵丁。則但以能鳧水者為長。今籌備海防。首重軍火。登郡所鑄數千斤大礮。弁兵中能施放有準手法不亂者。十無一二。嗣後登鎮各營弁兵。無論馬步戰守。總以箭射可觀。而又能兼習大礮者為上等。考缺

拔補。皆以此分別去取。他如劈山威遠鳥槍等各項槍礮。

總令弁兵學習。不得專恃弓箭為能。水師弁兵在船放礮。

更較陸路難期有準。俟新船造成來東。酌製礮位。另議操

演章程。考較水兵。亦以此為程式。此外肅紀綱以整隊伍。

明擊刺以驗勇怯。一切訓練之方。皆有舊章可循。惟在該

管將領實力奉行。自成勁旅。似毋庸另立科條。轉致搏而

不專。

一沿海島嶼。請仍循前議。臨時分別從守也。查東省沿海

各島。有井泉柴薪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自籌備海防。經

臣托渾布委員詳勘各島形勢。查明戶口。其煙戶無多。地

非衝要。夷船不能遽至者。議令塞斷上岸道路。團練島民
以自守。煙户無多。而重洋遠隔。兵力難施者。議令地方官
多雇商漁各船。分島停泊。夷船不至。聽民照常安居。一有
警報。即令分船內渡。節次將辦理各島情形。詳細奏聞在
案。秋間撤防。當將守島各兵及雇備船隻。均令一併裁撤。
以節糜費。今復蒙
聖明垂鑒。
詢及各島。可否另有布置。臣托渾布悉心體察。該島民等生長海
濱。惟以捕漁為業。舍海而登陸。即屬謀生無術。此時夷船
不至。民皆安居樂業。設議遷徙。人户眾多。內地難於安插。

必有流離失所之虞。若議分兵守衛。則曠日持久。亦恐經費不支。再四思維。除從守之外。聽其照常居住。萬一有警。臨時分別從守。庶免紛擾。

一籌議俸餉並各項經費。以供支用也。查現擬增設水師官十三員。戰守兵四百名。歲計俸餉養廉馬乾米折等項。每月約需銀一萬三百餘兩。臣托渾布與藩司王篤悉心參覈。查道光十六年間。前任撫臣鍾祥奏准部議裁減坐支驛站水夫工食等款。共銀一萬三千八百餘兩。歸入地丁起運。此項裁款本係兩縣應行坐支。祗以用有盈餘。改歸正款起運。今以原編之盈餘。擬作現增水師之俸餉。似

與年額兵糈。無關盈絀。仰懇
聖恩敕部覈議。准以前裁驛款。仍令各州縣劃出專款解司。以供
新增水師官兵常年俸餉之需。其有餘賸。由司報撥。至水
師弁兵巡洋。向例三月出哨。九月回哨。例餉之外。別有津
貼口糧經費。係動用商息及各官捐廉銀兩。新增水師。事
同一例。亦應酌議經費。約計歲需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
東省舊有戰船。例定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九年拆造。計十
年之中。每船一隻。除例銷修費外。需用幫貼銀七千八百
餘兩。今令粵省代造戰船。其規模大小。與東省現在水師
趕繒船相倣。此時歲修之需。雖難懸計確數。而百物昂貴。

大約用款總須較舊有盈無絀。該船每隻左右。設槳六十四枝。約計需用舵工水手工食等費。亦歲需銀數千兩。且造船之資。運駕之費。並增設官弁。添蓋衙署。添製礮位器械。各項需用。通盤覈算。大約現在用款。總須銀七八萬兩。常年用款。須銀一萬四五千兩。查東省紳商捐輸海疆經費。前經兩次奏明。共收銀五萬零二百兩。制錢十三萬五千四百串。以錢覈銀。共計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此項捐款。本係作防堵之用。今海防事竣。應作為善後經費。於前捐銀內。酌提十四萬兩。發交運司。擇殷實的商。按月一分生息。計每年可得息一萬六千八百兩。以備歲支之用。

餘銀同續捐之項。以為造船等項之費。除俸餉歸兵馬錢糧案內奏銷外。其餘用款。既動捐息。非關正項。請免造冊報銷。

一請添設府倉以實軍儲也。查足兵尤宜足食。雖有石城十仞。帶甲百萬。無粟不能守。登郡僻處海濱。地瘠民貧。終年民食。半資奉天糧食。由海道接濟。向來商販。多集城外。在城紳民。户鮮蓋藏。今擬於官紳報捐經費內。酌提銀數千兩。飭令登州府於城內高阜之地。擇建府倉一所。約廒座二十餘間。名為軍儲倉。以現議海疆經費發商生息款下。每年酌撥銀一二千兩。令其按照時價。採買穀石。妥為

存貯。如常年生息。用有盈餘。則儘數撥買倉穀。多多益善。歲歲加增。期於積至五萬石而止。糧儲充而軍心自固矣。其一切經費盤查出陳易新等事。俱責成該府辦理。不經縣胥之手。以杜虧那。而資久遠。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戊午。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前據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報。夷酋噗鼎喳由定海起碇。前赴閩省。臣前此照會該夷之文。尚未接到照覆。殊不放心。當經行查去後。茲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稟覆。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該夷之文。係委縣丞張嘉縉齎投。該縣丞因見該夷回文內。並未詳細

登覆。當向嗎嚦噠追問。據云耆制臺同往粵東更好。如實
不能去。亦可商量。且俟到粵後再行照覆等語。至臣照覆
該夷之文。到在嘆酋起碇之後。專人送至定海。於十月二
十四日。取有現在定海之巴酋收文回照。稱於一二日內。
即派火輪船送交嘆酋收閱等情。撫厥情形。該酋接劉韻
珂照覆以後。其心似已折服。惟稱臣之須往粵東與否。且
俟到閩再覆。或其中別有詭謀。或因臺灣正法夷人。該酋
得有風聞。心生疑畏。亦未可定。茲接閩浙總督臣怡良函
寄臺灣鎮道稟稿。內稱九月十六日。淡水廳金包里洋面
有夷船一隻。遭風擊碎。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因已受撫。自

應照難夷辦理。正在具稟間。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一隻。到臺求見該道姚瑩。初二日。率同文武各官。在城外軍工廠傳見夷酋你呟。同夷目四人。該夷皆免冠行禮。求將所獲夷人船貨見還。該道諭以臺灣所獲夷俘。除病斃及五月內正法者。其存留夷目。業已解赴廈門交還。問為何正法。諭以兩國交兵。焉有不殺之理。天朝寬大。不輕殺戮。自上年八月間。及本年正月俘獲。皆羈留久之。及爾國在江浙屢次滋事。大皇帝震怒。是以五月內始行正法。仍留夷目。已屬格外寬恩。夷遂默然。形色甚恭。復求將遭風白夷二十五名交還。諭以

須俟奏報後。始能起解。該夷再三懇就來船領回。該道因
其辭順。允其所請。該夷復免冠頂謝。聲稱無以為報。欲求
該道登舟。俾眾夷瞻仰。該道察無他意。於初四日前赴夷
船。該夷懸掛五色彩旗。放礮整隊迎接設座。具稱感
天朝厚恩。自此不敢有異志。持酒為誓。放礮將該道送回等情。
臣查該道姚瑩於辦理此事。頗合機宜。在閩之夷酋既已
心悅誠服。情見乎詞。則噗酋至彼。似亦可以釋然。臣已疊
次丞咨閩浙督臣。俟噗嗎喳到閩。察看情形。如果始終恭
順。固可毋庸置議。儻敢稍露要求挾制情狀。臣或准閩省
咨報。或得該酋照會。自當遵

旨即以查看海口為由。親往查辦。以期仰副我
皇上告誡諄諄之至意。
耆英又奏。再臣現接浙江寗紹台道鹿澤長稟報。十月二十五日。有夷船一隻。駛至寗波。詢係花旗國即咪唎㗼商船。裝載洋布等物。欲求貿易。當經該道等諭以㖆夷雖奉
諭旨。准其通商。因章程未定。尚未通市。該國向在廣東貿易。應仍回廣東。向其開導。該夷頗為恭順。當即整理帆索。於二十七日。起碇開行等情。除飛咨該道留心查探。毋任逗留滋事外。臣現即日可抵上海。儻有前船到境。當督飭文武各官。詳查來意。妥為撫馭。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到閩浙函報覆奏夷情一摺。據奏九月十六日。淡水廳有遭風夷船一隻。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到臺。該道姚瑩傳見夷酋。已將五月內將夷俘正法之故。正言曉諭。並將遭風難夷。准予領回。復親至該酋船上。夷目感恩設誓。執禮甚恭等語。覽奏均悉。計噗嚕嗑此時已可到閩。著耆英接到閩信後。體察情形。如果始終恭順。即毋庸議。儻有要求挾制。仍遵前旨相機辦理。另片奏。咪唎㗖商船至浙貿易。已據該道鹿澤長諭回廣東。現在啓碇開行等情。前據祁𡊮等奏。咪唎㗖在粵呈請貿易事宜。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仍循舊章辦理。儻洋商等有苦累該夷之處。查明

禁止。斷不准有覬覦設立馬頭等事。茲該夷既至浙江。難保不

至江蘇懇求。著該督諄飭所屬。詳察來意。妥為撫馭。如有要求

事件。即告以該國向在廣東貿易。由來已久。仍應回至粵省。照

舊通商。天朝制度。自有一定。不能少有改變。以示限制為要。

辛酉。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

灣道姚瑩奏。本年九月初一日。接總督臣怡良。巡撫臣劉

鴻翶會札。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

咨稱。咈咭唎國現已議撫。業經將該夷所議條款。會摺具

奏。內有被擄夷人。及被誘漢民。一體懇

恩釋放二款。奉

上諭。俱著准其所請。欽此。查福建省惟臺灣地方。前經俘獲各夷。

及內地民人。與𠸄夷交涉。被拏監禁者。即欽遵

諭旨。一體查辦。飭即將各夷提禁。查明現存若干名。遴委文武妥

員。解送廈門。以憑轉送。其有內地民人。與𠸄夷交涉拏獲

監禁者。亦即查明省釋銷案等因前來。臣等謹查臺灣兩

次所獲夷人。前因遵

旨將頭目留存監禁。聽候

諭旨辦理。其餘概行正法。於五月二十八日具奏在案。茲奉督撫

札飭前因。遵將現留監禁之紅夷頭目顛林等九名。當堂

提禁。告以現奉

大皇帝天恩。准釋回國。該夷目等聞知踴躍歡呼不已。臣等飭該

府縣即妥為安頓。添置衣履。一面雇配大號商船。遴委奉

旨留閩補用之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題補水師右營守

備梁鴻賓。照料內渡。至廈門。交廈防同知報明督撫辦理。

並派哨船二隻。沿途護送。漢民黃舟。鄭阿云一併提釋。正

在飭行間。九月初七日。據安平口員報稱。本日有三桅夷

船一隻。來至安平口之四草湖洋面停泊。夷人數名。解放

杉板進口。聲言船內係廈門鼓浪嶼之夷官。前來求見臺

灣府投書。臣等當飭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署右營遊

擊呂大升於初八日出至安平。會同水師副將邱鎮功在
演武廳傳見該夷官。自稱名㗎呋。係唤夷武官。職比守備
之類。帶同頭目四人。及通事一名。上岸來見。據稱奉駐廈
門之大夷官遣來投書。令出其書。封面乃漢字。寫英國駐
扎廈門水陸提督。移
大清國臺灣水陸總鎮臺下投遞字樣。當告以此乃齎送臺灣
鎮。非臺灣府。夷見錯遞。隨即將書封回。必親見臣達洪阿
面投。即鎮功等許為轉遞。言之再三。不肯交出。臣等復行
扎飭副將邱鎮功遊擊呂大升會同知府熊一本即令該
夷將書投交轉遞。並密詢通事。以信內所言何事。即據該

通事林金回稱。此信並非伊寫。約知信內是要討淡水所獲夷人。及本船銀物等語。熊一本告以所獲夷人。現存頭目九名。已奉

諭旨。准予釋放。即日委員護送內渡。該夷聞知。自相告語。言雖不解。察其顏色。尚為恭順。當以天時已晚。暫令其在廟住歇。給以飯食。該府等回城稟知前情。臣等以夷書未交。不知其中究言何事。仍飭該府暨署遊擊呂大升於初九日往見。示以印札。向取其書。詎該府等未至。該夷官已不候示。即登舟掛帆。向西北駛去。臣等熟思該夷來蹤。不可揣測。或係借投書為名。探聽消息。別懷意見。雖奉有議撫之文。

不可不防其變。仍當督飭各口水陸兵勇加意嚴防。一面

迅速配船。將奉

旨釋放之夷人。妥為護送內渡。交廈防同知稟報督撫辦理。臣等

又思此次來臺之夷官。書既未投而去。恐其回至廈門。別

生事端。除將現在情形。飛稟督撫察覈。並令熊一本作書。

遣人乘快船。星夜徑送廈門。交鼓浪嶼夷官。將釋回夷人

之事。明向曉諭。以安其心。

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護送夷俘內渡情形一摺。據稱接准

怡良等會札。將夷目顛林等提禁釋回。護送內渡。並安平洋面。

有杉板進口。遞書求見。據探書內索還夷俘及船內銀物。經該

府諭以夷俘九名。現予釋放。護送內渡。該夷聞知尚為恭順。該府作書。遣人至廈門明白曉諭等語。所辦俱是。惟該夷官遞書未交。並不候示。即掛帆駛去。是否借投書為名。來探消息。有無別懷意見。自應妥為防範。仍著該鎮道等隨時體察。就該夷現在情形。妥為籌辦。務期駕馭得宜。不致別生事端。是為至要。

乙丑。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十一月十二日。臣接准閩浙督臣怡良咨送㗂囒喳照會。內稱該夷於十月十九日至廈門。詢知前在臺灣遭風難夷。被總兵達洪阿妄稱接戰俘獲。冒功揑奏。混行殺戮。懇代奏請

皇上聖鑒等語。臣查前准閩省函咨。臺灣正法夷人。係在五月中

未經議撫以前。即使實係遭風難夷。亦與事在受撫以後者不同。即如九月間。該夷船隻復在臺灣遭風。即經該鎮等照例撫卹。交與該國去船領回。並無殺戮凌辱等事。況該夷曾有受撫以後。其餘不難善定之語。今撫議已成。則正法夷人。即在其餘之列。斷難任其藉口反覆。臣業已查案明白諭知。想該酋亦難自食其言也。惟查前據該鎮達洪阿奏報。在洋面接仗。俘獲夷匪。已蒙
皇上加恩獎勵。今該夷來文。稱係遭風難夷。並未接仗。雖屬一面之詞。而事涉外夷。有關體制。如果實係冒功妄殺。則該鎮等亦難辭。相應請

硃批：自古來無以此斷人者也非是非非有收回之望其中必有事實有其事亦當寬宥也

旨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辦。以期水落石出。

耆英又奏。臣前因夷酋噗𠰺喳接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據稱臣之須往廣東與否。且俟到閩再覆。叙叙竟去。即料及臺灣正法夷囚。該酋已有風聞。心生疑畏。是以有此舉動。迨接閩浙督臣怡良函寄臺灣鎮道稟稿。知已辦結。方冀該酋到粵。或可釋然。今仍指作遭風難夷。藉為口實。且於告示內。羅列歐羅巴西洋小呂宋印度等國夷人之被正法監斃格殺溺死者共有二百八十三人之多。且稱欲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抵償籍沒。情詞狡惡。揆其意指。竟將煽動諸夷。另生枝節。以敗撫局也。而其照會內。又稱

硃批：殊屬可惡之至

硃批：殊荒唐

懇代奏請

朱筆直

聖鑒。免貽後患。務求成全和約。免再釀成禍端等語。又接怡良書云。經該督再三開導。堅執不聽。並謂江浙閩三省事件奏旨由臣會辦。且疑臺灣為怡良所屬。未免袒護。是以不令怡良入告。是其詞雖近要挾。而其情尚出疑懼。復恐有迴護朦蔽情事。臣又聞該夷現在兵船。皆由各國雇募而來。生則給銀。死還骸骨。若不稍加理諭。無以對各國夷人。其中亦有不得不然之勢。況我官兵民人。從前之陷敵者。皆據先後送回。亦未傷殘一人。臣思自古禦夷。不外勦撫二字。而勦必確有把握。撫必待以至誠。方勦未嘗不可用撫。既撫未便輕易

言勦。剿當屢經失利之後。民困財匱。將怯兵疲。不值因此
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歷年各省辦理情形。歧途百出。事
至於今。不容再誤。若非我
皇上聖德汪宏。則沿海小民。幾無安枕之日。伏承
明訓。必須籌畫萬全。敢不仰體
聖懷。就其控訴之詞。作為轉圜之計。將達洪阿奏請解部審辦。似
於從權撫馭之中。尚不致於離經。惟臣聞達洪阿在臺數
年。與臺灣道姚瑩協力同心。勤求治理。為匪徒所懾服。兵
民所愛戴。即就此一事而論。亦屬有功無過。今因該酋一
紙空文。遽行奏參。似覺辦理過當。然不如是。竊恐該酋藉

此尋釁。竟敢侵擾臺灣。轉慮該鎮不能保全。於大局殊有

關繫。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定邀

洞燭。至臣前此照覆該夷。毋庸同赴粵省之文。覈其來文語氣。尚

未遽到。今該酋在閩。既露要求。挾制情形。臣本應欽遵前

奉

諭旨。以查看海口為名。即日馳赴閩省。相機辦理。但怡良函稱。噗

酋定於十月二十九日起碇赴粵。臣若赴閩中。亦屬無益。

而粵中雖江過遠。臣即趕緊前往。已恐緩不濟急。兩江重

地。亦未敢遠事遠離。現已將照復該酋之文。繕備兩分。一

寄怡良。文給在閩之酋轉送。一寄伊里布。於噗酋到粵時

付給。暫抑其允談。可否
迅賜簡員署理兩江總督。俾臣得以放心前往查辦。或俟該酋回
文到日。再行酌定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再該酋照會內稱。八月二十三日。業已備敘等語。查八
月二十三日。該酋所遞照會。係因定期起碇。欲與臣等話
別。臣與伊里布等公同商定。准其進城會晤。所言皆係要
約通市。並未提及臺灣冒功。及各處接仗情形。惟檢查接
管卷內。鎮江職員顏崇禮呈繳該酋告示內。有臺灣道等
兩次將遭風破船之人捉獲。詐稱打仗得勝。以為相待不
端之據。別無照會前來。今該酋照會所稱。不過掩飾其敗。

以誇所長。亦無足深論。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由驛馳奏。𠸄咭唎控訴臺灣鎮總兵官功妄殺遭風難夷。請旨將該總兵達洪阿交部審辦等語。覽奏均悉。前次達洪阿等辦理臺灣地方事務。經朕加恩獎勵。亦因勦捕南北兩路匪徒。迅速蕆事。並非專為殲擒夷人起見。至兩軍交戰之時。明攻暗襲。勢所必然。加以言語不通。來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為難民。不加誅戮耶。此事在未經議撫之先。今既和好通商。不當藉口別生枝節。著耆英再行剴切曉諭。現在臺灣於九月間。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已於十月中旬。由該道姚瑩給還。該夷目等懸掛彩旗。迎接該道上船。持酒起誓。感激

天朝。具見彼國頗知恩義。我朝亦並無失信。總之未定通商以前。兩國將備兵民。各有傷損。此時既經和好。從前一概之事。各宜置之不論。方能彼此永好。毫無嫌疑。若因達洪阿守禦有功。轉加重罪。試思彼國出力大將。豈能因我國一言。遽令廢棄乎。儻達洪阿實有貪功妄報情事。將來一經查訪明確。自當以中國之例處之。該夷不必過問。至該夷船堅礮利。屢獲勝仗。我國傷亡將士甚多。又豈能於事定之後。向該夷一一取償耶。現在籌議通商。正在喫緊。惟有彼此蠲除前怨。速定大局。以期干戈永息。共樂昇平。其利正無窮極也。該國素重信義。如此婉轉開導。諒必盡釋前疑。同守善定章程辦理矣。

閩浙總督怡良奏。竊臣於本年十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現在𠸄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被獲夷人。自可施恩放還等

因。欽此。當即恭錄行知臺灣鎮道。欽遵收送省城。旋據該

處稟報。已將所獲夷俘。除正法病斃外。實存夷目九名。於

九月二十八日。派委文武員弁。開船解送廈門。並報九月

十六日。復有夷船駛往淡水洋面遭風。經該處照難夷撫

卹。送郡辦理。又有夷船至彼。請即交其帶回。當即交付。並

委從九品張肇鑾隨同送回。於十月初九日放洋。初十日

到廈交明。而前次送回之九名。尚無音信。正據該鎮道所

稟。擬先將大概附陳。餘由該鎮道自將辦理情形具奏。適接廈防同知稟報。夷酋嗼嗎嗒於十月十四日。從浙江定海開行。十六日早即到福州洋面。因北風狂猛。不能進口。守候兩日。不能久待。即於十八日開行。十九日至廈。遣人至該同知處。述知有話欲與臣面說。續據稟報臺灣夷俘九名。已於二十日解到交還。因思夷性多疑。此番既撫。實因書英。伊里布。二人。一片血誠。因得帖然馴服。臣當加意撫綏。使之漸消反側。一面即諭飭該同知。告知即為前往。一面畧為布置。先令水師提臣竇振彪。至彼。探其所商何事。並屬留意船礮制度。臣仍帶同署興泉永道劉耀椿知

縣史密胡國榮輕騎減從。於二十二日起身。二十四日行抵廈門。接見竇振彪。知於二十二日。先至彼舟。與該夷酋相見。彼此均以禮相接。絕不言及何事。但與該提督觀看兵船火輪礮位。而於二十五日。臣於未刻帶同委員等至彼船上。噗嘶喳不通言語。經嗎禮遜囉啪聃傳述。亦請看其船式制度。火輪礮位。極言其所造之難。行走之速。臣雖不知兵。而其長大堅厚之狀。與師船迥不相同。則瞭然可覩。其兩旁所列之礮。長皆不及四五尺。而有三千斤之重。圍圓皆有七八尺。蓋在船施放。總以能旋轉裝藥為主也。至火輪之輪。高有二丈餘。兩邊各有機軸轉運。與車之同

為一軸者不同。其艙中惟有兩大櫃。機輪悉在其中。無從開看。但見橫列六大竈。各深八九尺。據說每日用煤四十擔。用水五萬數千餘斤。但如何激動火輪。則無從測其端倪也。臣於周覽之頃。即問請見之意。嗎嚧嚦答言明日上岸再說。臣歸至公館。二十六日未刻。噗酋上岸。於沿海公所再晤。帶有十餘人。坐二刻許。諸人先退。噗嘶喳及嗎嚧嚦囉咱嘞三人。又佩刀二人留存。始說臺灣所栽之俘。均係難夷。伊等欲求伸冤。臣與竇振彪劉耀椿等告以未和之前。人人得而甘心。豈能比照尋常法律。此時既已議撫。即將存俘送回。並救護難夷二十五名交還。尚何饒舌之

有。惟早早議定章程。通商貿易。以訖此事。如何反覆置議。彼乃說撫務係兩江督臣耆英督辦。茲有照會一件。又浙江巡撫臣劉韻珂文一件。甯紹台道鹿澤長文一件。求為分遞。先出文底。請臣閱看。所言極詆達洪阿等辦理此事之偽。且謂臣如不為咨遞。則伊自遣火輪船送至江甯等語。竊思江浙兩省。為其蹂躪。無不驚心破膽。仰蒙我

皇上俯念民生。准予通商。夷船悉行退出。俾東南得更生之樂。茲復見夷人駛入。則沿海濱江一帶。無不震恐。是以偕實振彪。劉耀椿等於二十七日。在臣寓候嗎禮遜囉啪喇來見。復又反覆開導。仍前百折不回。至二十八日申刻。將各文

並照會臣處一件。附示稿三件。與該夷口述之語。大概相同。送至臣處。並稱馬頭如何建立。及通商情形。須與伊里布議定再辦等語。即於二十九日。徑自開駛赴粵矣。臣不得已。當將請為代遞之文。細述情形。由驛迅速馳寄耆英接收覈辦。臣即於是日起身回泉。即順覽廈門形勢。並去年抵禦處所。豫備極為嚴整。而四面通海。不必認定一處登岸。此固萬無可守者也。所謂大擔小擔青嶼嶝嶼皆遠在七八十里內外。斷無互為聲援之理。且內地水師。從未經涉夷洋。水師提督竇振彪從船上兵丁出身。故船之制作名目。一一皆能指名。風雲沙綫。亦復事事熟悉。水師中

無能過者。臣密詢內地能否仿作。實振彪說。內地無此木料。亦無從得此大桅。即不惜帑金成造。非一二年不可。內地之兵。亦不能駕駛。非在外洋操練。逐一揀選。不能得其人。即有其人。尚須看臨時之風水。內河可以趨避。外海之戰。無不乘潮乘風。一有不利。祇能儘力往前。斷不能逆風潮而退回。若平時追捕盜匪。即現在營船。亦可應用。臣不知海上情形。而其言均切事理。甚有可採。現在鼓浪嶼海面。及梅林澳外洋。共泊有夷船二十隻。合併聲明。

怡良又奏。再臺灣正法夷俘一事。經遵

旨明白開導。該夷忿忿不平。見於詞色。臺灣委員知縣盧繼祖。署

守備梁鴻賓選至廈門後。該守備帶領兵丁上岸投文。即有夷人帶領二三十人。執持刀械至船。搜尋兵弁。欲行殺害洩忿。未經尋獲。各以刀斫船板。搏膺切齒。經盧繼祖婉為勸慰。大罵臺灣文武各官而去。尚令人四出偵探。總欲得兵弁甘心焉。該夷之善於報復。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雖開諭萬端。終牢不可破。現經赴粵。轉移全在此時。蓋臺灣雖稱天險。實亦不足深恃。且遠隔重洋。與內地遙遙相隔。設有緩急。商酌殊難。由於內地之船。行走全無把握。即如解送存俘。自九月二十八日開行。至十月二十二日方到。夷船領取難夷。則一日即至。其難易已可想

見。且聞臺灣委員言郡城向來不通大船。今歲七月初五至初七。風霆狂雨。將三鯤身之小河冲刷。至深有六丈餘。寬有十餘丈。距西門不過二里。臣聞此言。為之目不交睫。是地孤懸海外。民氣不馴。數載之中。即有亂民不逞之事。雖經隨時撲滅。其浮動之俗。總不能革面革心。萬一該夷兇心未死。輒集多船。散布水港之外。則臺灣斷難固守。設令勾結難民。更致變生肘腋。且大號師船。尚小於夷船之三號。在廈門者。又悉焚於去年七月。所餘均係小號哨船。更非其敵。商船雖於夷船之名。不肯受雇。即以官勢行之。亦無安礮之地。尋常禦盜所用。不過一二百斤。若一二千

斤重礮。不特商船無可施放。即師船用之。亦往往震散。且經由必與夷船相遇。更無他途可通。其人狡獪非常。豈不知於各口外安船攔截。是兵餉二者。俱不能以次接濟。輾轉熟籌。束手無策。臣於用兵之道。全未經歷。而形勢利害。理有可推測而知者。與水路提臣密商。均以所慮為是。即密函撫臣將現在情形。及豫為布置之處。詳細寄知該鎮道。加緊豫防。選擇妥人。星夜密持赴臺。以期無誤。此間遺失搨件。未必盡出無因也。至於福州廈門兩處。應行建立夷館馬頭之所。該夷自當順道相度。乃絕不一言。其意亦甚為叵測。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噗酋已至廈門。與該督等相見。聲言臺灣
所戮之俘。均係難夷。欲求伸寃各等語。此事無論虛實。總在未
經就撫以前。該夷不當援為口實。已降旨令耆英再向剴切曉
諭矣。惟是犬羊之性。反覆靡常。難保不藉端生事。別有要求。該
督既查勘廈門地勢。甚屬險要。尤宜會同該提督等督飭文武
員弁。嚴加防守。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怡良奏。臺灣正法夷俘一事。該夷忿忿不平。見於詞色
等語。現在伊里布赴粵。辦理通商事宜。著即向該夷明白曉諭。
夷俘正法。乃議撫以前之事。一經和好。即將所存夷俘九人。全

行釋放。且臺灣於九月間。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經該道姚

瑩給還。該夷自必知之。是我朝之恩待該夷。實為誠信。尚復何

所猜疑。現已准令通商。務當盡釋前嫌。永相和好。以期善定章

程。似此婉轉開導。諒可釋然。伊里布熟諳夷情。深明事勢。自必

能從長計較。籌畫萬全。以副朕委任之意也。

